观望

这里折射着生活的光怪陆离，展示着社会的市井百态——

“巴扎”里品人情百味

□ 李遥远

乌兹别克斯坦名气最大的市场恰尔苏巴扎。它是乌境内最大的巴扎之一。 李遥远摄

常驻乌兹别克斯坦，我偏爱塔什干城里的“巴扎”（意为集市，与国内菜市场类似）。巴扎不仅为整个城市提供给养，也是社会生活中心。巴扎犹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复杂关系，人与食物、人与自然以及人和生活……吸引城市各个角落的人们前来找寻各自所需。

乌兹别克斯坦名气最大的市场当数恰尔苏巴扎。恰尔苏位于塔什干中心城区，不仅是乌境内最大的巴扎之一，其规模在中亚也属罕见。从外部看，只见一只巨型的蓝色穹顶（直径超过300米）圈出了这片贸易天地。正因有这大圆顶的遮蔽，巴扎内气温不至随炎炎夏日或寒冬腊月而产生剧烈浮动，始终保持在较为舒适的温度区间。

巴扎一层主要经营各种新鲜肉类、肠、奶制品，在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腌菜和特色凉菜；二层的空间当属干果的天下，核桃、葡萄干、杏干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初来乍到，商贩们热情的吆喝绝对会令你印象深刻，不过大可安心地接过他们递来试吃的样品，因为试吃是免费的。同时，商品价格的开放性能让你充分感受杀价的快感，体会与卖家“智斗”的乐趣。

巨型圆顶外的一片长方形建筑是以果蔬和粮食为主打产品的市场，也是恰尔苏巴扎最清新的角落。这里色彩斑斓：茄子的深紫、萝卜的纯白、番茄的粉红、白菜的嫩绿，纷然杂陈，交光互影，商贩们似乎对色调有着各自独到的理解，极力展示着自认为最惊艳的配色，竞相吸引买家的目光。在这里，也最能感知节气。每个时令最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都会第一时间被齐整码放在货架上，争奇斗艳。

尊崇自然的种植之道使得乌兹别克人敢拍胸脯说自己的果蔬是最好的。这种自信从乌各地流行的一道沙拉中可见一斑：将新鲜西红柿、黄瓜、萝卜等洗净切瓣切条，沿着盘子中心整齐排列，最后在中心处码上一些绿色的茴香装点即可。无需任何酱料，吃的就是食材的本真——藤苗枝叶在阳光雨露间汲取大自然滋养后储存于果实内的精华，这或许会令你想起那种久违的、小时候的味道。

喜欢巴扎，习惯在各个摊位间穿梭，看着那些碧绿生青的蔬菜瓜果、游弋着的鱼鲜和肉铺档口码放整齐的新鲜牛羊肉，脑海里快速掠过自己日渐娴熟的手艺与这些食材产生交集的各种可能性，高品质食材自然也会最大程度地激发我创作的灵感，不时能烹调出平淡日子里的各味惊喜。

巴扎逛久了，我自然不为摊贩们所陌生，一些熟人见我时常会憨笑着问我，“习惯在这儿的生活没啊？”“今天买不少啊？是要请客吗？”简简单单的问候间传递着浓浓人情味，也时常勾起我的儿时回忆：跟着奶奶去市场买菜，听着买菜阿姨的叫卖声，肉档大叔的磨刀霍霍，还有街坊邻里的讨价还价声……

大城市的生活让我习惯了超市的便利，并没有什么不好，但终究还是感觉缺了一点什么，具体是什么，却始终难以名状。身处乌兹别克斯坦的巴扎里，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人情与市井。

巴扎里的小商贩天天和熟人、生人打交道，分得清生熟，懂得亲疏；在这里，可以窥见人情社会，看得到来往人们为各自生活奔波的模样，一字一句地吆喝叫卖，一分一毛地讨价还价；在这里，折射着生活的光怪陆离，承载着无数人的喜怒哀乐，展示着社会的市井百态。

随着全球化巨轮滚滚不息，连锁超市似乎所向无敌，逐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乌兹别克斯坦也如此。近年来，乌政府对许多巴扎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在保留传统市场布局的同时，又对市场硬件进行了升级。事实上，乌国民众早已离不了巴扎，而它的继续存在也能让传统得以延续。巴扎没有高级商场那样高高的门槛，不论贫富贱贵，都能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天地；巴扎也孕育出了乌兹别克人“有馕吃、有茶喝足矣”的生活哲学，而这源于生活的睿智也编织出了这样一个幸福的国度。

巴扎内，商贩和买家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交易，演绎着最真实的市井人情；巴扎边，舒适的小馆子里，人们吃着抓饭，喝着茶，聊着彼此关心的大事小情。在这儿待得越久，巴扎里的人情百味愈发令我着迷。

城记

漫步冬宫博物馆

□ 冯小红

冬宫博物馆远眺。 冯小红摄

今年暑期，我们来到了俄罗斯圣彼得堡这座具有300年历史的老城。来到这里第一天中午，便去参观著名的冬宫博物馆。它的俄语名字叫艾尔米塔斯，意谓远离尘世的地方。这个名字就让人充满想象。

行走在涅瓦河畔，灰白与黄绿相间、装饰着金色浮雕、楼顶立青铜雕像的冬宫建筑群，巍然呈现在眼前，似乎在静静地诉说着它所经历的悠长岁月：火灾、战争、掠夺、革命、修复、重建乃至浴火重生，完美复原……这座昔日的皇家私有博物馆，以其气势磅礴的建筑风格、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珍藏、记载着罗曼诺夫王朝兴衰史的宫廷文物，成为与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齐名的世界著名博物馆之一。

戴上中文无线讲解接收器，我们在冬宫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地进入博物馆。一到入口约旦楼梯，眼前的金碧辉煌、华美之极立刻让人产生目眩之感。巴洛克式幻象视觉效果，令人叹为观止。拾级而上，抬头仰望，偌大的天花板上希腊神话题材油画，是意大利画家提香的作品。

跟随引导进入徽章厅，最引人注目的是1812年军事走廊。两面墙壁上布满了英雄画像，是为了纪念参加1812年俄打退拿破仑入侵战争的将领们，仔细观看，有的有像无名，有的有名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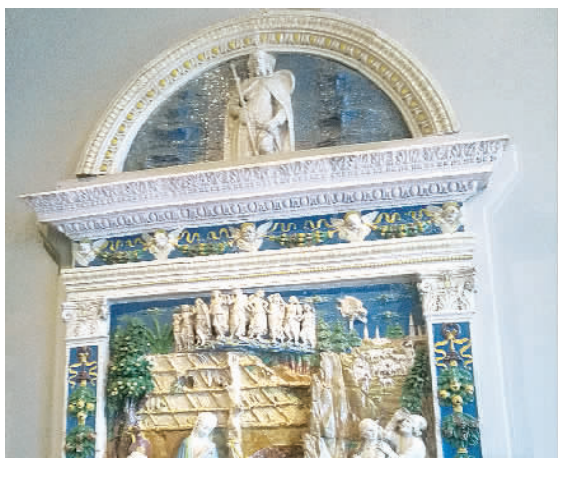
接下来进入冬宫的心脏——圣乔治厅（也称金銮殿）。无论是天花板还是墙壁，金灿灿的装饰美轮美奂，连地板也呈现出16款不同树木的花纹。罗曼诺夫王朝的许多盛大庆典，都在此举行。

在空中花园靠近亭台楼阁的地方，便是以马赛克工艺著称的亭台楼阁厅，这是1850年至1858年间修建的一个小花园。从墙壁到地面，从桌子到画像，都运用了制作精美、工艺极其精巧的马赛克工艺。一幅伊丽莎白女皇的马赛克肖像，其工艺之精细，使人近在咫尺也看不出马赛克纹理。亭台楼阁厅尤其吸引观众的孔雀报时钟堪称惊艳，纯紫金打造，每到整点，孔雀自动开屏旋转一周，公鸡打鸣，猫头鹰的眼睛一眨一眨，蘑菇上的镀金小蜻蜓相当于指针，制作非常精巧。据说是由英国18世纪著名的钟表设计师设计完成的。

快到文艺复兴前期厅时，人流渐渐汇聚，观众开始排队。当来到达芬奇厅，观众已经摩肩接踵了。人们排起了长队，我也加入队尾耐心地等待欣赏达芬奇早期的真迹《圣母与花》《圣母与圣子》。这些画作的内容虽说是宗教神话题材，但画面人物表情亲切平易。

对于无数冬宫珍宝来说，两个多小时参观只能走马观花。徜徉其间，我们也如好奇的孩童，莫名地开心兴奋。

走出冬宫博物馆，经过一座横越冬运河、造型优美的威尼斯式拱形跨廊，我们于傍晚时分早早地来到冬宫剧院——艾尔米塔斯剧院，等待在此欣赏皇家芭蕾舞团的经典演出《天鹅湖》。这座精致华美、充满古典气息的皇家家族剧院，是冬宫建筑群早期部分，它秀美的外观与冬宫建筑群浑然一体，非常和谐。剧场内部为罗马戏剧厅风格，半圆形看台逐阶增高，舞台旁装饰着半圆形的柱子与壁龛，观众席周围装饰着古希腊罗马神话人物雕像，整个剧场至今依然富丽堂皇。这里仅有300个座位，曾经上演了无数场俄罗斯经典芭蕾舞表演。



上图 冬宫博物馆里的孔雀报时钟。
下图 冬宫博物馆里精致的马赛克画。冯小红摄

旅途

塞拉利昂：真情不因远而疏

□ 王锦秋 洪建国

上图 中塞友好医院外景。
下图 宽阔的中塞友谊路。 洪建国摄

非洲有句谚语：“河有源泉水才深。”地理距离从来就不是隔断友谊的屏障。中国与塞拉利昂相隔万里之遥，但“真情不因远而疏”。建筑是历史的符号。中塞友谊的历史篇章记录在这个遥远国度的不同建筑上，也书写在塞拉利昂人们的心中。

非洲有一句谚语：“河有源泉水才深。”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就拿中国和塞拉利昂来说吧，一个非洲西部、毗邻大西洋的沿海国家，与中国有万里之遥，但是，“真情不因远而疏”。

中塞友谊记录在不同时代的建筑上。在弗里敦市中心，塞拉利昂国家体育场、哥马水电站等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援建的代表性项目。中塞友谊大厦，又称塞拉利昂政府办公楼，是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与当时的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商定的经援项目。目前，中塞友谊大厦还在正常使用。

中塞友谊公路，双向两车道，道路长11.26公里，由中国2014年4月捐建通车，目前是塞拉利昂最好的公路。它将弗里敦市郊的丽晶镇和科索镇连在一起，这条道路打通了首都通向内陆各地的中部通道，去外省的时间大幅缩短。

在科索小镇还有一所远近闻名的现代化医院，2012年由中国政府援建，这就是“中塞友好医院”。中式风格的医院依山而建，三幢精致的两层白色小楼呈“王”字形，有两个廊桥相连，这个主体结构是医疗楼，它们被高高的黄色院墙环绕，院外有几棵高大挺拔的芒果树，枝叶茂盛，常有人在树下乘凉。

中塞友好医院称得上是塞拉利昂全国最好的综合性医院之一，这里曾经因为医疗条件优越，每天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有塞拉利昂本国人，也有在塞的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院长卡努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个头不高，头发有点儿花白，50岁左右。早在1988年，卡努就来到中国留学，就读于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当年和他一同出国的有8个人，其他人则选择到欧美等发达国家留学。他十分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现在中国提供奖学金的名额虽然增加到50人，但竞争十分激烈。如今的卡努已经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院士”级别医生，8年的留学生涯让他熟知了中国，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情感。留学回国后，他就做了外科大夫。中塞友好医院建成启用后，他被选为首任院长。

2014年8月，中塞友好医院收治了一名危重患者。当得知危重患者是感染埃博拉而死的消息后，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纷纷选择了离开，医院不得不关门停业，卡努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后来，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不断蔓延。2014年9月至2015年7月，中国选派优秀医务人员组成援塞医疗队分批奔赴西非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中国援塞队员在中塞友好医院改建埃博拉留观诊疗中心、救治埃博拉患者、培训塞方医务人员，与塞拉利昂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

世说

屏幕上的非洲也精彩

□ 郭 凯

非洲本土影视业近年来发展良好。无论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都正逐渐取代欧美大片一统天下的局面，为非洲观众所喜爱，同时也逐步走出非洲，走向世界。

关于非洲的影视作品还不算太多。而且，这些影视除了经久不衰的“动物世界”，或者由欧美制作，描绘战争与杀戮的《卢旺达饭店》《疯狗强尼》《战争之王》《黑鹰坠落》等动作片外，完整真实的非洲都从荧屏上消失了，以至于让人们一提起非洲，脑袋里就尽是些紧张刺激的古怪念头，好像在非洲的每一天都是生死考验一样。同地球上任何一片土地一样，非洲也是一片希望与失望并存，向往着和平，也经历过战争的地方。很多曾经战火纷飞的地方早已铸剑为犁，对和平与发展的珍视与追求，是这片大陆上不言而喻的共识。

实际上，非洲本土影视业近年来发展良好。无论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都正逐渐取代欧美大片一统天下的局面，为非洲观众所喜爱，同时也逐步走出非洲，走向世界。比如尼日利亚，2006年电影产量为872部，雄踞世界第二，被称为“瑙莱坞”，与“好莱坞”“宝莱坞”并称世界三大电影梦工厂。虽然与动辄烧钱几亿的大片相比，尼日利亚的电影都算是低成本电影，尤其在特效等方面差距还很大，但好电影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些电影主要讲述的都是非洲国家日常发生的故事，老百姓的故事，符合非洲国家的口味，更加真实，所以，非洲人是非常喜爱的。被誉为“非洲戛纳”的“瓦加杜古泛非电影电视节”每两年举行一次，自举办以来，已成为非洲电影讲述自己的故事，向世界发声的重要舞台。今年是该电影节的第二十五届，塞内加尔导演阿兰·戈米斯执导的影片《菲丽希缇》摘得最高奖项金马奖，这也是他第二次问鼎该桂冠。回国之后，他也成为了塞国媒体追捧的热门人物。

非洲并不是“电影的沙漠”，可惜，我们能看到的非洲影视作品还不多。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更多观众也可以在国内看到地地道道的非洲电影，用心感受一个与我们相识又不同、普通又玄妙的非洲。